

灵空 空灵



匡庐水

文/庐山

公元897年早春的一天，一支人马风尘仆仆地行进在唐帝国首都长安往太原的官道上。行至沁源境内，队伍取道西北，径往深山老林进发。为首那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便是唐懿宗李漼的第四子李侃，其五弟即时任皇帝唐僖宗李儇。

唐僖宗李儇与乃父懿宗李漼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李漼对音乐情有独钟，是个狂热的追星族。倘若一天不听音乐便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。儿子李儇则是马球高手，曾扬言若以马球开科取士，他必定稳中状元。一言以蔽之，父子俩不愧为玩家。重要的是这父子二人都是由宦官一手扶上宝座的傀儡皇帝。有鉴于此，李儇觉得有必要将他厚道笃实又颇有人缘的四哥打发出京，委以太原府尹兼充河东节度使重任，免得在宫中晃来晃去碍手绊脚的令人纠结。皇四子李侃是明白人，早已看破红尘索性遁入山中削发为僧。于是便在中途转道灵空山而去。

由于战乱频仍，李侃方得以离开长安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唐末的黄巢起义，这座深藏于太岳山腹地的锦绣河山也许还将沉寂若干世纪。

灵空山方圆百里，中心处三座孤峰突起，如倒置的三只鼎足，最高处海拔近两千米。李侃出家那会这山大约叫凌空山，不知是不是取寂寥幽深之意后人将山名演变为灵空。

黄巢起义失败后，唐僖宗李儇终于又想起了他的四哥，遂派使臣上山请皇兄返回长安。无奈李侃禅心已定，出于补偿的僖宗皇帝只得在山里大兴土木，

修建了一座寺庙供兄长修行。李侃圆寂后，敕封为“先师菩萨”。无独有偶，后来的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居然也曾在此山中避过难，于是宋太宗赵光义便为僖宗皇帝修的那座寺庙赐额“圣寿寺”。寺庙规模不大，前后六进约有殿宇七十余间。小巧而玲珑。

李侃却对圣寿寺不甚领情。他的诵经处名为“净身窑”。偏偏“净身窑”的选址颇为奇特，让人无限遐想。那地方竟是在一处陡壁的半山腰上，与地面则依靠一架三十二阶的木梯连通，这就是闻名于世的“三晋第一木梯”。数年后李侃圆寂，世人为纪念这位淡泊名利的皇子，在“净身窑”中虔诚地供奉了这位先师菩萨的“包骨肉身像”，遗憾的是后来被破了“四旧”。

与众多的风景区一样，灵空山也不乏那些似曾相识的景点，诸如“一线天”、“甘露泉”之类大众化的标签。尽管这里的洞穴亦颇具特色，然而我觉得灵空山的吸引力更在于它的险峻。仅圣寿寺周边的景致便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。寺庙的前方是一道深不见底的峡谷。朔风阵阵，据说竟汇集了十三省的风力于此。正如民谣唱的那样：“一十三省的风啊，一股一股地往上刮。”横跨山涧架有一座名曰“杏桥”的重檐歇山顶桥梁，其格局类似南方的廊桥，跨度约十米左右，架设在植根两山之间那五六根近两米粗细的松木之上。置身桥上，遥望瀑布飞泻，松涛翻腾，既赏心悦目又不由战战兢兢。其惊险丝毫不

亚于大同悬空寺。更为吊诡的是另一处唤做“仙桥”的去处：刀劈斧削般的两座崖壁相对而立，近在咫尺却又面临脚下的万丈深渊，一条宽不过一米的天然石条撑顶着两壁，仿佛不如是两山便将倾倒一般。“杏桥”和“仙桥”，一系人为，一系天生，沟通南北，贯连三山。令人不得不叹服什么叫匠心独运什么叫鬼斧神工。

灵空山最值得一提的是那漫山遍野的松树。奇就奇在它的灵性它的生命。灵空山的松树大都有自己的名字。相向而立的两位嵩然老者谓之“二仙传道”；三株直插云天如同香炉里三炷高香般的大树谓之“一炉香”；最负盛名的是历经三千余载沧海桑田的华北第一松“九杆旗”，高约50米，同根而九干，九柱擎天五人难以合围。令人深思的是那株名为“三大王”的松树，雄健、苍劲，孤零零地立着。其实原本它并不孤单，它还有两个兄弟分别叫“大大王”和“二大王”。当年“山西王”阎锡山修建同蒲铁路时，“大大王”被伐去当了枕木。“二大王”甚是悲伤，不久便郁郁而终。所以，如今的“三大王”看上去不免显得失落而沧桑。树本草木，却也一往情深。

沁源，顾名思义亦即沁水之源。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灵空山有如待字闺中的淑女，撩开面纱竟是那么的迷人。

灵空，空灵！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空灵是如是注释的：灵活而不可捉摸。悠游于灵空山中，委实给人以空灵的感受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空灵是如是注释的：灵活而不可捉摸。悠游于灵空山中，委实给人以空灵的感受。

灵空山方圆百里，中心处三座孤峰突起，如倒置的三只鼎足，最高处海拔近两千米。李侃出家那会这山大约叫凌空山，不知是不是取寂寥幽深之意后人将山名演变为灵空。

户盈罗绮竞豪奢



稗海习得

文/习斌

北宋神宗年间，陈升之以镇江军节度使，出判扬州。他先人的墓在隔江的润州，每年十月寒食节的时候，陈升之都会到润州扫墓。每值此时，扬州、润州的地方官员要穿着官服，在江边送迎，船队浩荡，旌旗飘飘，称得上是“今古一时之盛也”。扫墓原本是极私人的事，却惊扰地方如此，这排场讲得，真算是出格了。

陈升之和王安石同朝为官，王安石变法时，曾推荐陈升之担任宰相之职。尽管一度对变法的看法有所不同，但这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关系，陈升之对王安石的知遇之恩，还是心存感激的。陈升之出判扬州时，遭贬官的王安石正居于蒋山，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紫金山。和陈升之大讲排场不一样，王安石生活很俭朴，仅“骑驴出人”。陈升之听说王安石大病初愈，于是带着人，到蒋山去拜望。此番由水路去蒋山，虽然路程不远，但却是“舟楫衔尾，蔽江而下”。此外，沿途还贴出告示，请百姓注意避行，衙役在船上一路鸣锣喝道。节度使大人这么一番折腾，百姓见状，纷纷摇头慨叹。

王安石听说陈升之来拜访自己，只让两名家丁扛着一顶小轿，到江边迎候。陈升之的大船慢慢驶近岸边，衙役还在舟中起劲地吆喝，提醒附近的船只避让。陈升之在船上看见，芦苇丛里，王安石已下轿立于岸边，于是赶紧让船靠岸。大船在江面上回旋了好久，才终于停靠在了岸边。和王安石相见后，陈升之很是羞惭。返程时，他下令衙役不许鸣锣喝道，船队悄悄地返回了扬州。

这是收录在宋王铨《默记》里的一则小故事。这则故事尽管不长，但情节丰富而生动，王安石的节俭和陈升之的大讲排场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说到底，讲排场为的是“面子”。特别是那些为官经商者，一旦生活富足，对衣食住行便格外推敲起来。柳永那阙《望海潮》，反映的便是北宋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的富庶和繁华，但背后却难掩穷奢极欲，“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”，这是对市井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古人对“斗富”的故事总是津津乐

道，而其中“石崇斗富”，真是将“排场”二字书写到了极致。当时有个皇亲国戚，叫王恺，很喜欢炫富，他家里都是用糖水涮锅，王恺知道后，就用蜡烛当柴火烧。王恺不服气，在四十里的路面上，用绸缎作帷幕，真是好气派。石崇见了，将五十里的路面围成锦绣长廊，又是略胜一筹。斗到最后，王恺竟然跑去自己的外甥、晋武帝司马炎，从宫中借来一株价值连城的珊瑚树，在石崇面前炫耀。没想到石崇却操起铁如意，当众将这株珊瑚树砸烂。王恺正欲发作，石崇连声赔罪，并从自家拖来一大堆珊瑚树，其中有六七株都比宫中的那株大。石崇让王恺从中随意挑选。这么一来，王恺彻底没了脾气，只能甘拜下风了。

《世说新语》里记载了这个小故事。“斗富”到了这样的程度，还能让人说些什么好呢？不过，这也是当时世风使然，西晋时这股奢靡之风，已浸透到了整个社会的骨髓里去，要不然，怎么会连堂堂的皇帝也参与到这场“斗富”中来呢？其实，石崇为人还是颇尚风雅的，在他的别墅“金谷园”里，以潘岳、左思、陆云、陆机等为代表的“二十四友”，吟诗作赋，唱酬遣怀，亦为一时佳话。而石崇和绿珠的故事，更是令无数文人雅士怅然不已，怀想千古。

大讲排场，这是和儒家思想背道而驰的。于是，在很多为官为相者身上，便容易出现两面性。大明相张居正，施行变法，惩治腐败，青史留名。很多人可能想不到，张居正在一次回江陵老家奔丧时，途中坐的轿子，需要用32名轿夫扛抬，轿内不仅有小童侍候，而且还分卧室、客室、卫生间、厨房等。这样的豪华轿子，真可谓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轿子前面有一队火枪手开道，后面有一队弓箭手殿后，每至一处，地方官员都要率队跪迎数十里。这样的排场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

为官的，家业凋零。富贵的，金银散尽。看破的，遁入空门。痴迷的，枉送了性命。好一似食尽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！《红楼梦》里的这支散曲，尽管弥散着悲观出世的意味，

却也道尽了世事沧桑、荣辱无定。石崇在绿珠坠楼之后，身遭横死；张居正死后亦被抄家，似乎都在印证着“人生无常”这四个字。

南宋洪迈《夷坚志》里，有这样一则故事。绍兴年间，镇江府有一酒官，生活极为讲究。他每天都要会客，但别人请他吃饭，非要去他指定的饭店，否则他就不去。他喜欢吃羊肉，但每次都“唯嚼汁，悉吐其滓”。有个统领军常常劝他不要这样浪费，反被他辱骂。八年以后，这名统领军早已调至临安，一天在茶肆，和这名酒官意外重逢。只见他衣服皆破，污秽不堪，赤足而行，面貌几乎不能辨认。统领军很奇怪，忙问缘故。酒官哭着说，京口任满后，来临安求官，一直没有结果，自己又没什么手艺，带来的钱很快就用完了，只能靠典当和乞讨度日。统领军心中恻然，邀他到居所，请他吃了顿羊肉，又给了一笔钱。统领军说：“还记得当初我劝你的那番话吗？”酒官回答说：“天灾折磨，何所追悔！”

身后有余忘缩手，眼前无路想回头！伴清风，和明月，平平淡淡，其实是最实在的幸福。



石崇